

小孩給小孩開啓 元元

兩齣電影之後，這一班中七學生對生活、婚姻與信仰的人生話題有了新的體會，應該說是領悟：由可見到不可見，由不可感動到可感動，這全是生命的機遇，更好說——是主的恩賜——愛能令人思想純淨專一。因此，安排最後一組學生研讀《雅歌》較為適當。

由《約伯傳》至《訓道篇》，學生逐步走向「智慧」之路。《雅歌》被稱為「歌中之歌」，看來是描述戀人或夫婦相親相愛的進程：愛情既令人興奮，也令人迷惑而焦慮。由於筆者先前給學生「瀏覽」了這幾本「智慧書」（見前文）和兩齣電影，學生差不多掌握了整個課程的脈絡，因此，當他們閱讀《雅歌》時，他們能朝著信仰的方向理解。

「《雅歌》以男女的相愛來寓意以民與天主建立關係的過程：相遇、相戀、失戀、熱戀至盟約的實現。每一個程序像千古不變，歷久常新似的，和現代人談戀愛沒有兩樣。不過，從另一個層次來理解：這是人對主的信仰歷程。

《雅歌》裡有幾段單純真摯的戀愛描述：

『願君以熱吻與我接吻』是熱戀中的男女相悅的情感自然流露，毫不造作。

『願你拉著我隨你奔跑』，愛情確實是幸福的事，也是與對方一起定立的盟約：手拉著手一起奔跑生命的道路，愛中包含了『信』。

『夜間我在床上尋覓，我心愛的，我尋覓，卻沒有找著，我遂起來，環城巡行，在街上，在廣場，尋覓我心愛的……城裡巡夜的衛兵遇見了我——你們看見我心愛的嗎？我剛離開他們，就找著了我心愛的』，愛情並不是一帆風順，兜兜轉轉，峰迴路轉後能找著心愛的，原來是需要努力不懈的尋覓。」

以上是學生從《雅歌》中找到的「愛情觀」，但對信仰的尋覓歷程就比較輕描淡寫。筆者根據匯報內容，把重點字寫在白板上，如「自然流露」、「奔跑」、「信」、「尋覓」和「找著」，然後在旁邊加上「男女之情」是自然流露，人與天主之情也是；戀愛道路漫長，人對主的信靠也是，也要奔跑的，一起能合拍地奔跑，「信」是不能缺少的；信仰之路漫長悠悠，「信」是否更新長進，是人對自己的考驗，考驗中尋覓，尋覓中找著。找著後公然地說：找著了我心愛的。這就是人生，活生生的讚頌。

無論學生現在尋覓的是哪一個人生階段，筆者都鼓勵他們保守心底裡的「真」。剩下的課節，筆者讓學生欣賞了電影《孩子 麵包 酒》。筆者期望學生即使是預科生，但仍然要保守生命中寶貴的「真」，童真。正如耶穌說：父啊！祢將這事瞞住了智慧及明達的人，而啓示了給小孩子。

筆者既要學生閱讀「智慧書」，但也要他們保守孩子的「真」。兩者之間，毫無矛盾！「瑪撒連諾」，一個易上口的名字，他就是電影裡的「孩子」。瑪撒連諾在他的生命

裡發生甚麼事情？因此遇上甚麼人？因為這些人又令他發生甚麼經歷？這經歷為這些人帶來甚麼影響？

草率地給學生發了幾個重點問題引領他們欣賞這齣電影。結束了他們的預科學習。

依然是瑪撒連諾與麵包、酒。不過，觀賞者不是預科生而是初中生了。電影導賞指引就不可如上的草率，能配合教學單元和教會的慶節理想不過！

對。學生剛學習了「成長」和「憐憫」，接下將會學習「包袱」和「生命無價」，又遇上了意義深長的四旬期；小孩瑪撒連諾的一生正好引領這一班初中生學習面對自己、自己的處境、自己的際遇及積極地生活，反省和感恩。

筆者給這一班學生的電影指引：

- ★ 電影中的孩子叫甚麼名字？名字是誰給他的？
- ★ 這孩子由誰來照顧？一共多少個人？為甚麼會是這樣的？
- ★ 這孩子怎樣成長的？你有否因為他的生活而回憶起你的童年？有否共鳴？
- ★ 孩子能跟他身邊的人愉快相處嗎？你怎樣看出來？
- ★ 孩子在他長大的過程中有否接受別人的恩惠？請記下一、二件事情。
- ★ 孩子終於遇到一個新奇的名詞，媽媽，為甚麼是新奇的？他接下來有甚麼改變？
- ★ 那個「媽媽」的兒子給了瑪撒連諾甚麼刺激？他之後以甚麼形象出現在瑪撒連諾的生活中？為甚麼會是這樣的？說說你的理由。
- ★ 閣樓裡的七呎巨人成了瑪撒連諾的一個謎，他怎樣衝破「恐懼」而接觸了巨人？這巨人是否真的居住在閣樓？他是誰？瑪撒連諾怎樣看待他？
- ★ 那個院長拒絕把瑪撒連諾交給爆發的市長，市長即位後，怎樣對修院採取報復行為？院長與修士怎樣應付？院長說了甚麼話勉勵各弟兄？
- ★ 瑪撒連諾愈來愈平安，修士給他的玩意他再不感興趣，他每天都偷偷地跑到閣樓去，到底做甚麼？他曾經帶給巨人甚麼東西？你看到巨人接受這些東西時，你有甚麼反應？你會不會也這樣做？
- ★ 「曲奇」修士每次見到瑪撒連諾站在往閣樓的樓梯底下都說一句話，這一句話有否應驗？若是，怎樣應驗？
- ★ 「曲奇」修士終於知道瑪撒連諾的新玩意？修士有甚麼反映？
- ★ 瑪撒連諾在世上的時間不多，但你覺得他幸福嗎？為甚麼？你面對生活的如意與失意時，遇到錦上添花的、雪中送炭的、還是落井下石的人？這些經驗給你甚麼啟發？

筆者因應這一班學生的認知能力和生活經驗，嘗試跟他們一起觀賞電影時，偶然給他們一些與電影人物行為掛勾的問題以啟發他們的思考，使他們不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「看戲」。學生因為筆者的間歇性的提問，思考的空間擴闊了——突然，他們的眼睛張開了。